

三國志 吳

冊一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

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奇節好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

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

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

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

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

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

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

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

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

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

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

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

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日

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

第寶稱地公將軍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

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

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

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
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
十數日創少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
愈乃復出戰

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僞具以狀聞上拜堅別

部司馬

續漢書曰僞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

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議移都僞輒止卓心忌之僞

亦陰備焉關東兵起董卓見僞外甚親納而卓雖憚僞

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僞被召不肯受拜

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僕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

其可也何有司詰曰副君受拜而君拒之遷都非計臣

君陳之何也僞曰副君受拜而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

遷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僞曰相

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

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僞

性剛卽發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

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

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

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卽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

以官曹文書必循治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

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

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

全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

通案王氏譜叡字

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

能揚言當先殺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

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

勒兵襲叡戰勞苦所得賞不足遣問欲何爲堅前部

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客便開庫藏使自入視

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

孫府君何以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

我何罪堅曰以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

吳志卷一

三中華書局聚

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

假中郎將議穎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

網紀曰堅鄰郡二千石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

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

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

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

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

利其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見

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
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
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
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
之軍到廣成去陽入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
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
攻城諸將惡憚軫欲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
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
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入馬甚疲且夜至又
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
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而還
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城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

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

虎也故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術疑之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

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

於垂成也應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

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

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

親邪復進軍大谷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

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

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

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

艾曰虜精且戰有略百姓以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

如虜失李印緩郭汜不為能也卓曰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

死不馬所重走果與人同孤策臺可以此封孤都雖時侯堅計故自

棄輜重見與果人同孤策臺可以此封孤都雖時侯堅計故自

在旦夕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兒果斷蔡圍以克

慎又不用必還羌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斷其運道

運曹長慎大兵不萬而孫堅隨周慎行謂人不知但擊靖也

金城又上章言二狀而虜謂安更還欲截萬歸道孤小擊靖也

時安安定有兵故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

長安安定有兵故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

不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

上城孤語其形勢知慎引必所將兵爲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

語諸將使知孤之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金

敗數矣皆長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金

太牢堅軍城南入甄官井得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
 有敢汲堅令入寸上探得漢傳國璽一角缺初黃門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出奔紐交五龍散掌璽者以投井
 張讓等作亂劫天子表術將僭號聞堅起居注云天子拘
 中山陽公載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拘
 堅夫入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拘
 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曰天子孫皓送金璽
 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孫皓送金璽
 曰天子帝之璽此六帝行璽所封事帝信璽天子之璽
 璽者乃云從河上還得六璽所封事帝信璽天子之璽
 居注云漢高祖所佩秦皇玉璽於閣上此傳受號曰傳國
 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曰漢
 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應氏曰漢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永昌二字為錯未寶知輝耀
 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秘寶知輝耀
 益彰蓋不亦一代之奇觀將來破虜傳亦以此說俱惑起
 謂之偽不亦一代之奇觀將來破虜傳亦以此說俱惑起
 居注天子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
 玉故天子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
 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文不異吳降而刻
 施用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文不異吳降而刻
 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乎漢神
 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若得乎漢神
 史欲以非國華之數要非非常人所蓄孫皓之果降亦不傳
 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非常人所蓄孫皓之果降亦不傳

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
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
斯有罪而况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
紹遣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數曰
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
勸力乎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
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

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
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
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
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

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
夜追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
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

年三十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
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
兵下石中堅頭應如此也

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
出物故其不同如腦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

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
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

吳志卷一 六 中華書局聚

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爲朱儁所表爲佐軍留家著

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

結分好義同斷金勸

策徙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己乃渡江居江

都魏書曰策當嗣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

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

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初策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

下擾攘英雄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

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恥爲朝廷外

藩君以爲略策曰紘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以奉贊盛略策曰紘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

決之於君何得不紘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也若微泣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

橫流顏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
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
職則荆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
會則荆揚功業倖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
巨輔漢室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
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
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
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
見袁術涕泣而言曰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
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
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
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
陽太守賢從伯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
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
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

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

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
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
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
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
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
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
皆追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
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
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
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傳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顧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
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
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
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

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

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融出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

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

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

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

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

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遣

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

之鋒刃未接而僞走賊追入伏中乃大呼曰孫郎竟云何

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

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

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高壘繕治守

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爲人美姿

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

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

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

志卷一

八中華書局聚

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曲阿勞
 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陸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
 縣其劉繇竿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疆也旬日之間
 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
 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
 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
 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
 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
 策母吳氏曰臯夷獨餘一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
 兄弟皆已臯夷獨餘一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
 咸族誅策自討虎高壘堅守使足復憚乎乃舍之
 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
 笑曰聞卿能坐躍也乃捷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
 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捷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
 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
 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
 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
 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
 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